

今年1月的東亞三國行，香港，可以說是最陌生的地方：我上一次訪港的日子，是1994年8月，新加坡是2002年4月，而台北則是1999年7月。其實，自從我在1974年離開香港之後，每次去香港的時間都很短，沒有去逛街或旅行。

這一次我邀請了從未謀面的姑姑和姑父由上海來香港會面，住在我姨甥的家。1月23日中午，姨甥帶我、姑姑和姑父遊赤柱，我們從坑口坐地鐵出發，姑父在地鐵內站不穩，原來它沒有殘障/老人座；我本來打算問同學董特首的地址，告訴他地鐵沒有老人座的事，要他改善，姨甥說董特首不聽市民的投訴，勸我別費神了；可惜我跟胡錦濤的關係不好，也就不想為這件事告京狀了，只好作罷；赤柱，我記得小時候這是監獄的所在地，她的海灣很漂亮，有許多歐洲來的旅客在日光浴，那裡有很多的衣服店與油畫店，價錢不比美國便宜；感謝美國大資本家的努力，現在在美國可以買到比香港還便宜的東西：這是30年前所不能想像到的事。

遊完赤柱後，我們坐巴士到香港，巴士司機的技術很好，在多個急灣的路上可以飛馳，姑父到了高等法院站下車後便不適，這時我看到地上擠滿了人，以為要示威，姨甥告訴我這些是菲傭，她們沒地方去，便聚集在這裡，睡覺者有之、高談者有之、打牌者有之、追逐者有之，一群亂象，我問姨甥董特首怎麼不想辦法解決毀壞市容的問題？姨甥說香港人已經習慣了，我說這種亂象給人對香港有落後的感覺，鄧小平不是答應保證香港五十年不變嗎？我小的時候，沒有菲傭亂港呀！後來去新加坡與台北，並不察覺有「菲傭亂星」或「菲傭亂台」的情況。

本來的計劃是：我去參加同學聚會，姨甥帶姑姑和姑父到尖沙嘴吃海鮮，九點鐘他們來接我，一道回坑口。由於姑父的不適，他們趕着乘地鐵回坑口，姨甥為了追姑父，就忘記把我的背包還給我，只丟下他的手提電話，與一張「八達通」，告訴我回坑口前，請田先生指我去車站，搭去坑口的車便可。姨甥與姑姑和姑父是中國人，到底與我這個住在美國多年的老華僑不同，他們說走，拔起腿就跑，不像美國人，作甚麼事前都考慮周到，把事情交待清楚。

我身上沒有田榮先的電話，也忘了去哪一家酒樓（紀錄都在背包裡），只好乘天星小輪過海；去到一個地方，看到有人在臺上用喇叭講話，下面一大堆人在聽，我以為這裡是有名的「維多利亞公園」，便問警察這是不是「維園」？他打量我一下，告訴我「維園」在銅鑼灣，我不記得肥婆林或蛇辛曾經講過「維園」在銅鑼灣，這不代表我地理不及格；那這是甚麼地方呢？警察說：「這是皇后像廣場。」

原來「八達通」也可用來渡海，這很新鮮。我上船後一切順利，到岸後站起來，一個浪打來，竟然站不穩，不禁感覺到蒼老。出渡輪後，我記得尖東方向是向右轉，見到有一個法輪功的人在練功，我想：如果我用金庸小說中的一招「亢龍有悔」，擊他的腹部，不知會怎樣？當然我沒有這樣做。突然想起：這裡應有男廁，果然是有，三十年沒來了，總要進去回味回味，這個新修男廁，有國語、粵語與英語廣播叫人洗手，我當然遵命。

出來之後，尖沙嘴景物全非，有一大堆建築物，我怕迷途，走街道旁的行人路，這時正在修路，經過很多地下道，我也不知要過哪一條，看到菲傭在照相，我便笑笑。後來到了一個亞馬遜地下道，我便走下去，看到一些怪鳥。這時候我已很累，不知要去哪個出口？我記得田榮先好像提過富豪夜總會，便問一個警察，這警察望望我：好像去夜總會的人，不會穿我身上那種衣服，他很耐心地陪我走一段，叫我從某出口上去，這時候天色已黑，辨位更加困難，我找到市立地圖，可惜找不到” You Are Here” 的標誌，找不到” You Are Here” ，怎麼知道” Where Am I?” 通常美國的地圖，” You Are Here” 是在圖中正下方，可是這張圖正下方沒有” You Are Here” ，我的眼睛溜到左邊，也沒有” You Are Here” ，它原來在右中方，我不禁佩服香港公務員的高明。這張地圖對我沒有大用，因為右上方許多建築物，都不在圖上，我拖着疲乏的腳步，往前走，正要過第一條馬路，看到交通燈時，我便想起了周武肅。

在1987年回港的那一次，我差一點在亞皆老街被車子撞到：原因是我看到紅黃燈亮，便過馬路；香港的交通燈紅黃亮時，代表車子要走，行人不得過馬路，我已忘記這法則：我剛去波士頓時，周武肅在未買豐田車前，常與我一同去東北大學上班，在Huntington Avenue的Museum of Fine Arts前，有一交通燈是由紅轉紅黃再轉紅，才變綠；周小姐很驚訝，用清脆的聲音說：「點解燈由紅變紅？」波士頓的紅黃燈，是要一切車停，讓行人過馬路，我記得波士頓的法則，卻忘了香港的法則，差點被撞倒，因此我對香港的交通燈，特別害怕，這一次又有一車想偷步，我便讓他走了。

行行重行行，終於到了富豪酒店，便問Boy：「夜總會在幾樓？」Boy說沒有夜總會，叫我出一個門去別處找。這時雙腿發軟，見到一個公園，便找到椅子坐下來，抬望眼，在大富豪夜總會樓上有紅色招牌「東雀會」，我便想起田榮先在電話中告訴我的酒樓名字中有一個「雀」字，我用「孔雀東南飛」增強記憶，這回不會迷途了。走了幾個門，才進得去，上了二樓，問櫃臺「基社聚會」在哪一個房間，櫃臺小姐回說不知道，幸好另一位小姐機警，帶領我去，我見到鍾希潔、潘錦明等，這時候是七點十分，我不算遲到。

不久，谷偉明和夫人到來，范維森、林偉江、翁恩賜、余盛彪、周美亮、陳志文等也陸續來到，不少同學，我有三十多年沒有見面，其中還有捷社的學妹，看到他們，我是無比的喜悅；鍾希潔點的菜，很合我的胃口，其實，鍾小姐只和我在中一誠同過班，並不熟悉。范維森是大家公認的小生，回想起中一時的友情，不知不覺過了37年。

到了九點鐘，陳佩明和溫慧儀問我可知如何回去，我便說要請田榮先告訴我在何處坐巴士去坑口便行了，她們覺得不妥當，要我打電話給姨甥詢問，我不記得姨甥電話號碼，便請田先生打電話給他，可是沒人接電話，後來發現原來姨甥的手提電話在我這裡，而我不會用他的電話；幸好谷偉明找出這電話中，有一個電話號碼打進十幾次給我，谷偉明替我聯絡這電話，原來是姨甥在家裡打來。姨甥有再告訴

我怎麼下車，可是溫慧儀和陳志文堅持送我到九龍塘地鐵站，我很感謝他們花時間與的士費，送我到地鐵站入門口。

即便這樣，老華僑還是迷了途：到了坑口後，我記得向右轉，去姨甥的家，原來這次是應向左轉，我搞錯了 A 出口與 B 出口的問題，姨甥說他曾告訴我要從 B 出口出，可惜我不太聽得懂他在電話裡說的安徽話；老華僑到底是老華僑，要認了，我不敢冒充自己是香港人了。

老華僑這次在香港與新加坡能與多位中學同學與小學同學會面，並獲招待，心裡感到無比的溫馨，謝謝各位。

出席同學：陳志文(太太敏社溫慧儀)、陳聰、陳佩明、周美亮、鍾希潔、范維森、嵇義達、谷偉明(太太張麗娟)、林偉江、李振強、潘錦明、田榮先、余盛彪、翁恩賜、劉靜儀(捷社)

